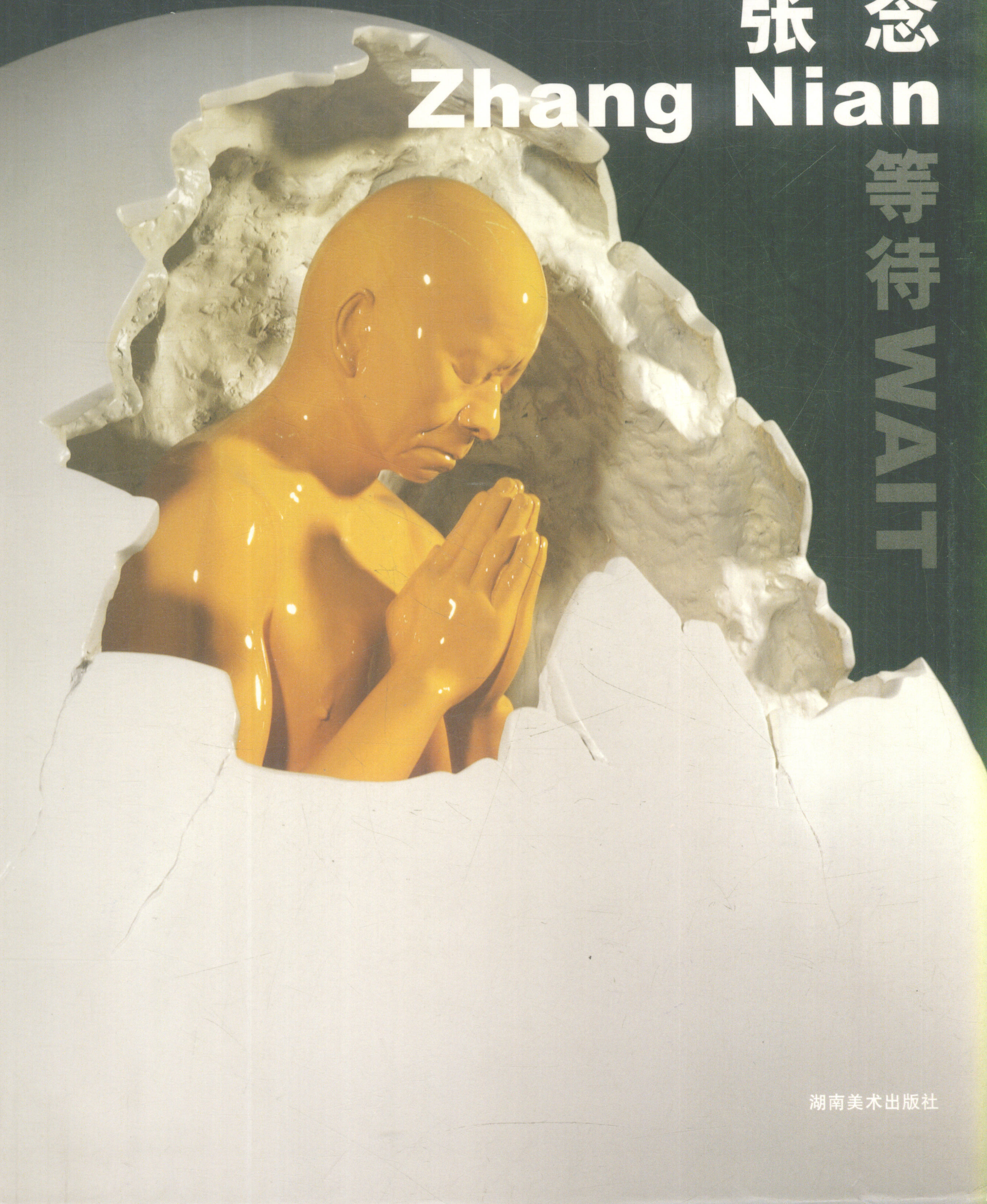


张念 Zhang Nian

等待
WAIT



湖南美术出版社

等待张念

湖南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等待——张念 / 张念著. —长沙: 湖南美术出版社,
2007.12

ISBN 978-7-5356-2698-1

I. 等... II. 张... III. 张念—自传 IV. K82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81915 号

等待——张念

Wait—Zhang Nian

著 者: 张 念

译 者: 贺 潇

责任编辑: 孙 平

中文校对: 彭 进

出版发行: 湖南美术出版社

(长沙市东二环一段 622 号)

经 销: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制 版: 北京彩之林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
印 刷: 深圳华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

开 本: 635 × 965 1/8

印 张: 40

版 次: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356-2698-1

定 价: 398.00 元

【版权所有, 请勿翻印、转载】

邮购联系: 0731-4787105 邮 编: 410016

网 址: <http://www.arts-press.com/>

电子邮箱: market @ arts-press.com

如有倒装、破损、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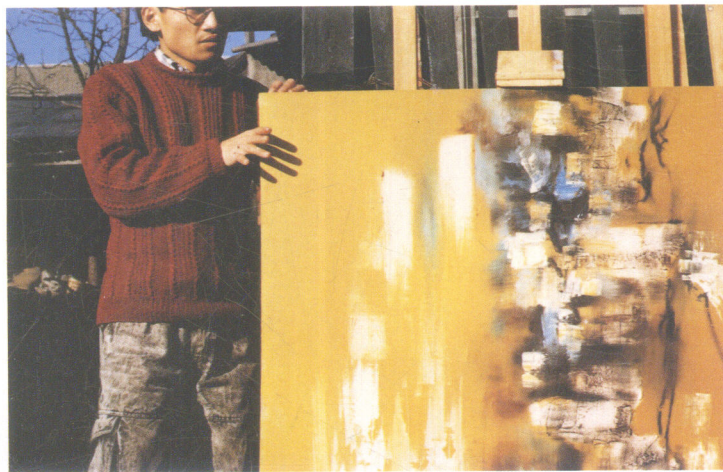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

www.zhangnian.com
mail: zhangnianart@yahoo.com



1988 年在圓明園
Zhang Nian in Yuan Ming Yuan, 1988

Wait. Zhang Nian

目录 CONTENTS

在遗忘的深渊不会没有闪电

——张念作品序 王 林

Lightening at the Bottom of Forgetfulness

— Forward to Zhang Nian's Works Wang Lin

P3/P9

历史事件的能量、爆炸和记忆

The Power, Explosion and Memories of Historical Events

汪民安 Wang Min'an

P5/P11

作品 Works

P15

我和张念似乎很有缘分

Zhang Nian's book Gravity Lost

王 林 Wang Lin

P167/P169

雕塑和观念作品 Sculpture & Concept Works

P171

“蛋生”在中国的意义

Hatched in China: The Significance of Zhang Nian' Egg Series

刘 柠

P251/P253

十年磨一剑

Making a Sword – A Decade's Work

杨 卫 Yang Wei

P257/P259

张念访谈录

Interview with Zhang Nian

邹跃进 Zou Yuejin

P297/P301

简历

Resume

P312/P313



等待 行为艺术 1989
Waiting Performance 1989

在遗忘的深渊不会没有闪电

——张念作品序

王 林

张念一直以行为艺术为人所知，其作品有其鲜明的针对性和批判性，从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上揶揄理论的“孵蛋”及其后的《蛋》系列，到后来一系列作品对于城市、民工、非典、自我等等问题的追问，表现了张念在艺术创作中对生存环境和存在经历的关心。他不是那种以固有风格图式来应付生活变化的艺术家，而是生活于、感受于时代变化之中，在呈现历史的同时表达个人立场。艺术对张念而言，是一种生活方式，是一种在时间中寻找意义的生活方式。

其实，把张念在不同媒介、不同方面的创作联系起来的，是深入骨髓的历史意识，“吾道一以贯之”，是对历史过程的注重与珍惜，是对历史事件的记忆与反省，是对历史变化的敏感与警惕。在数不胜数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中，具有张念这种新历史主义创作态度的人并不多见。我们正处在一个因经济急速发展而突然富裕起来的时期，夸张的消费心理正伴随着放大的明星意识，在美术界四处泛滥。无数浅薄、嬉戏的流行图像因其消解之功被策展人大肆吹捧，而事实是这种娱乐方式恰恰掩饰了周围依然存在的政治压力。当现实被打扮成花哨的卡通超女时，真正的历史记忆正在消失。

鲁迅曾痛感中国人之善于遗忘，只因为一个民族的历史并不只是一系列大事记，而是深藏于民心的记忆特别是对于历史灾难的记忆。德国人因为这种记忆成为一个有思想表现的民族，以基弗尔为代表的新表现主义同时也是新历史主义。这种记忆应该储存于艺术之中，如火一般运行。的确，在体制、市场和国际交往等等向中国艺术家不断给出功利、发出诱惑的时候，批评关于道义与良知的言说显得虚弱无力。中国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的节节败退，使专制主义者和消费主义者一样得意忘形。但任何欺骗自由的人都不应该忘记历史和关于历史的记忆，阐释历史这是知识分子的最后领地，却是不可攻占、不可动摇的领地。

张念作为知识分子型的艺术家，把自己的眼光聚焦于历史，他的一系列历史影像和历史绘画是令人震惊的。仿佛从遗忘的深渊喷涌出来，带着突然爆发的光芒和热力，以急速的动感与气势扑向观者。——张念不愿以一种伤感的浪漫主义来观赏历史，他想借助历史图像来召唤中国人的历史意识。这种如电光火石般的画面，对个人而言，是命运的逼问；对社会而言，乃是精神的震撼，如棒喝，如霹雳。张念把凝固的历史瞬间化为即逝的图像，其目的正在于令人震惊，以唤醒久被忽略久被遗忘的历史记忆。他的作品不是在表现历史，而是让历史得以表现。

艺术始终针对着人的精神，而人的精神则生长于遗忘与记忆之间。在集体失忆的时候，艺术家可做的事情便是刺激观者对于历史的反应。在遗忘的深渊，不会没有闪电。——这是我们对艺术的信念，也是我们对于当代中国人的信心。

2006年10月3日



移动的记忆——1945 国共谈判 布上油画 162cm × 130cm 2006

Moving Memories - 1945 Chongqing Conference Oil on Canvas 162cm × 130cm 2006

历史事件的能量、爆炸和记忆

汪民安

纪念性，这是人们运用历史的惯常方式。人们从历史的鸿篇巨制中选择性挑出几个非凡片断，并将之雕刻成丰碑，在上面谱写光芒，供无数的后来者凭吊，并让那些后来者在这些历史片断中获得激发自身的力量。这，是人们使用历史的惯例——用尼采的说法，这是尊古的对待历史的方式。但是，这种丰碑式的对历史的精雕细刻，毫无疑问遗漏了诸多琐碎细节，它是对历史细节，尤其是对那些日常生活细节的压抑。因此，不可避免地，人们要用历史的琐碎来拆毁历史丰碑，用历史的生物眼光来拆毁历史的观念信仰，用身体的历史感知来拆毁主观的意识形态误认——人们将沉默而边缘的琐细历史来取代辉煌的丰碑性的英雄历史，从而借此驱除丰碑感，驱除历史的严肃性，驱除历史的令人压抑的庄重叙事。

但是，张念并未追赶今天的这种对待历史方式的潮流，相反，他还是采纳了丰碑性的历史叙事，他还是以历史的纪念性事件作为主题——这使他同今天的艺术趣味多少有点背道而驰。张念重新回到了这种纪念性，但是，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回归。纪念性和丰碑，在张念这里，具有不同的价值。如果说先前的纪念性和丰碑具有历史的激励功能——它是丰碑，因而值得纪念——但是，张念却完全不同。还是那些纪念性事件，还是那些历史丰碑，甚至还是那些革命事件，但是，张念却将画面进行自己的虚化处理，他偏离了原有画面（图片）的谨严、逼真和庄重，而只是让画面布满丰碑事件所特有的能量。同样，张念并不强调它们对于今天的历史意义，也无意将纪念性事件作为激励人们的手段。张念强调这些事件本身的能量，强调事件本身的爆炸性效果，强调事件的非常效应，而不是强调事件的内容、性质和意识形态取向——这样，我们看到，张念呈现出各种各样的事件，它们的性质和内容并非一样，但是，这些事件都具有震撼性，都具有事件本身的激烈强度，都爆发出巨大的能量——张念的画面总是辐射性的，总是有一种光芒从画面的中央向四周强烈地辐射开来，似乎这些事件的能量过于集中，过于充沛饱满，以至于不得不自发地由里向外地四溢而出。张念以图片和绘画的方式来处理这样的事件——一方面让事件的瞬间性得以表达，一方面让事件的能量再次在记忆中爆发。

充沛的能量，爆炸性、激情和决断时刻，是张念挑选历史事件的基本原则。人潮、空间、运动、快感、就义、领袖，这些非常事件，恰好具有这方面的素质。更准确地说，政治性事件，通常具有这样的素质。因为，政治性主题通常包孕了重大能量，它置身于历史的决断时刻，并使意志在它自身的巅峰中燃烧。正是在政治这里，历史的高潮剧得以上演。张念关注的是英雄、审判、牺牲、屠杀和盛大的群众集会——所有这些，编写了历史的巨大旋涡，事件的焦点在此汇聚，并在一瞬间，爆发出巨大的能量。就此，张念选择政治，却毫无政治兴趣，而是对政治事件中的能量本身充满兴趣，就如同他对艺术中的快感巅峰充满兴趣一样。

是这些单纯的能量本身吸引了他吗？不，张念也不单单是对事件本身爆发出的能量感兴趣，而是对这些能量的事后效应感兴趣。这些能量事件，这些处在决断时刻的事件，这些历史“紧急状态”中的事件，它们并不将所有的意义瞬间封闭在自身的领域，相反，这些瞬间总是在历史进程中刻写自身的痕迹——这些瞬间总是占据着历史时间中的一个重要位置。对于历史而言，任何一种事件都有它的双重功能：一方面是它的价值功能，我们可以用革命和反革命，进步和反动等词对这个功能进行描写；另一方面是它的单纯的动力功能，它驾驭着历史的节奏、方向和速度，它主要描述历史的变化过程本身，而无涉事件本身的意识形态背景。就张念而言，他剔除了这些（政治）事件的意识形态功能，而将它的能量和单纯的历史变化结构之间的关系突出出来。这些事件，被去政治化了，而变成了历史的一个结构要素。就



移动的记忆——中国第一批赴美留学生 布上油画 100cm × 80cm 2006
Moving Memories - The First Wave of Young Chinese Educated in America
 Oil on Canvas 100cm × 80cm 2006

此，张念就不是从价值和内容的角度去考察这些事件，他并不关注这些巅峰事件的意识形态背景，也不在意它的各种历史主义评价，相反，他从单纯的历史变化本身出发来衡量这些事件。张念将这些巅峰事件的价值抽空了。准确地说，张念关注的是历史的变化过程，而非历史变化的价值。

那么，这些充满能量的巅峰事件是如何在历史的变化中产生作用的？张念不是将事件孤立起来，不是让事件获得自身的独立主权，相反，事件总是事件连续体中的事件，它的意义总是在同别的事件的关联中得以展现，这是一个线索性的历史观——张念将历史作为一个线性的时间线索编织起来。能量的爆炸是历史连接之线，正是在它的爆炸性的效应中，它感染了其他事件：一个事件激发了另一个事件，一个波澜激起了另一个波澜，一个爆炸引起了另一个爆炸，就像一串导火索相连的地雷一样，历史就如同一系列爆炸事件的连续体，因此，张念总是用一组作品来表达一个历史的变化过程，他的作品不能孤立地对待，它们总是系列性的，彼此之间存在着呼应。一方面，这些事件以连续的爆炸方式组织了一个历史，历史是通过事件的连续爆炸而成形；另一方面，这些爆炸又摧毁了事件自身，同时又摧毁了历史自身：事件在爆炸过程中，变得面目全非，就此，历史也同样是由一些面目全非的事件组成，它自身也变得面目全非。

爆炸除了能量的发泄之外，它的另一个特点是转瞬即逝。事件在爆炸的过程中，快速地流逝。张念似乎相信一用马克思的说法是——“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”。历史不再以一种确定性出现，它在能量的爆炸中四分五裂，同时，它也不会以确切的面孔从记忆中清晰地闪现，而是恍惚地披着一层光晕像蒙太奇镜头一般地快闪而过。我们看到，在张念的作品中，这些事件总是模糊的、闪烁的、碎片性的，尽管它爆发出巨大的能量，但是这种能量本身也在摧毁事件自身。模糊的面孔、身影、背景，或者说，影影绰绰的氛围，使人们对历史的确实性产生怀疑。这些事件，就其能量而言，令人过目难忘，但就其形象而言，则令人恍恍惚惚：这是不是意味着，一切爆炸性事件，都犹如过眼烟云？伟大的事件，无法获得自身的主权，它也在快速地消逝，也是以暧昧的景观形式出现，它的事件性被化解为历史的稀薄痕迹，化解成历史的微不足道的一瞬间。事件是事实存在的，但是，关于事件的记忆却被虚化了一时间和历史的确实能够摧毁一切，即便是活生生的伟大时刻。张念相信时间的锻造功能，不仅仅是叙述性的事件，还有非叙述性的空间，也会被时间所慢慢地消耗，在张念这里，单纯的空间本身也获得了历史意识，并且让时间在其中流淌。将空间历史化，让空间本身在时间的催促下动荡不宁——我们一再看到张念所涉及的那些地点和场景的虚幻性质——似乎变易的时间在凶狠地撕裂空间，同时也在撕裂空间中的人群和面孔，撕裂一切历史事件。

张念的这些作品，与其说是关于历史的，不如说是关于历史的记忆的，这种记忆总是和忘却难解难分，记忆是以忘却为前提，记忆是为了获得历史的确定性，而忘却却让历史变得稀薄和模糊。在这里，历史记忆的形象，恰恰是虚幻和流逝的形象，是忘却的形象。而历史的面孔，正是在记忆和忘却的循环游戏中快速地闪现。



移动的记忆——1976毛泽东去世 布上油画 162cm × 130cm 2006

Moving Memories -1976 Death of Mao Oil on Canvas 162cm × 130cm 2006



移动的记忆 ——1976.4.5 布上油画 130.3cm × 162cm 2006

Moving Memories-1976.4.5 Oil on Canvas 130.3cm × 162cm 2006